

陈巧剧作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陈巧剧作选

—— 陈巧剧作选 ——

陈 珂 剧 作 选

Chen Yu Juzuoquan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编 辑、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

字数：34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.5 插页：3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250

责任编辑：白 瑶

封面设计：邹君文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78

定价：1.65元



蒋建球摄
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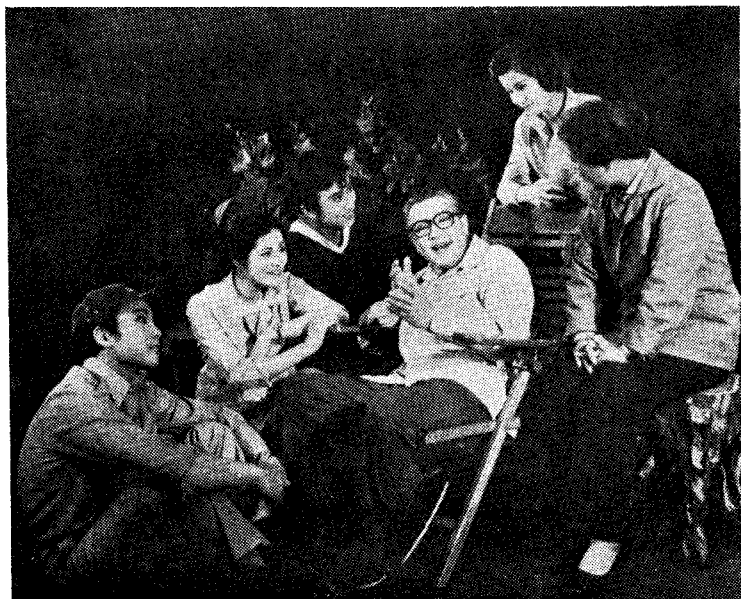
陈琦，中共党员。一九二四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。一九四五年冬开始从事业余话剧创作，所写《忏悔》等三出话剧由巴彦县剧团及哈尔滨市青年剧团演出。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，他曾参与了大型歌剧《阴谋》、《立功》的集体创作。五十年代初期创作了《血肉相关》、《友与敌》、《两条路》、《破坏者》等独幕话剧，又参加了多幕话剧《是谁在进攻》的集体创作。一九五三年以后，创作了《在建设的行列里》、《自作聪明》、《啼笑皆非》等话剧，又出版了中篇小说《出路》。一九六四年与陈淼合写了《风华正茂》。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，创作了六场讽刺喜剧《白卷先生》，长篇小说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中篇小说《云官传》，重新整理了李维民同志口述的长篇革命回忆录《地下烽火》，又与陆中成合写了五幕话剧《人生在世》。

现为辽宁省文联委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常务理事。

《白卷先生》剧照
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
(一九七八年)



《人生在世》剧照
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
(一九八二年) 王旭摄



序

柯 夫

陈珂同志的《剧作选》编好了，他让我为它写个序，我虽拙笔，却欣然答应了。

我是一九五〇年被派到东北文教队担任队长的，那时陈珂同志正和几个同志深入工厂，一面生活，一面创作。到一九五一年组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时，我主持创作室的工作，他是创作室的得力成员。一九五四年我们又一起调到作家协会辽宁分会。一九五五年他被调往鞍山，直到前两年才又调回作协分会。三十多年来，我们之间，不论是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还是在各自分开的时候，都被我们共同的事业——创作，和由此而越来越深的感情所联结。他的剧本，我差不多可以算为第一个读者。我曾为它高兴过，也曾跟着它添些忧愁。今天选好了的这七个剧本摆在我的面前时，这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、花开花落又都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。

陈珂同志是个勤奋而又颇富喜剧才华的作家。勤奋则必然写出一些作品，有喜剧才华又常常容易“招惹些是非”，因此他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幸喜“四人帮”垮台，三中全会又清算了“左”的思潮的影响，这本集子才得以与读者见面。

陈珂的勤奋表现在勤于生活和勤于创作上，从五十年代起，他就长期地深入到鞍钢的建设工地上，他结交了一些知心的朋

友，和他们共命运同呼吸，这使他的创作深深地扎在生活的基础里，《在建设的行列里》就表现了五十年代建设工地沸腾的景象。那些年里，他差不多生活一段便写出一个剧本。他对生活既敏感，观察又仔细，但在创作上又不是单纯的描摹生活，当他寻觅到一些有意义的人物和捕获到一些生动的细节和情节时，他便努力地突出、夸张、集中、升华，一出完美的戏剧便诞生了。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宾馆，一个同志理发，只理了一半，就被理发师傅把他从椅子上拉下来了，我们只是气愤一番了事，他却写出了《啼笑皆非》这出令人深思的喜剧来。到写《白卷先生》时，他做了很多很翔实的调查，可是在创作时，他的喜剧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这七个剧本除喜剧外，也还有正剧，但在正剧中也往往包含着喜剧成份，看过《风华正茂》的人，时间久了，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里面一个绰号叫“标准钟”的人却使人难忘。喜剧色彩是陈珣同志创作上的一个特点。

陈珣同志虽然勤奋，但在极“左”的思潮影响下，笔耕也不得不辍休多年。现年近花甲，他的创作兴头倒格外旺盛，真是“风华正茂”，在文艺的春天到来之后，他除写了两个大戏：《白卷先生》（此戏被一百多个剧团演出过）和《人生在世》（与人合作）外，他又成功地写出了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颇受读者欢迎。剧作家写小说是不务正业吗？非也。倒是只写剧本，往往放掉了许多不能成戏的好材料，这真值得写戏人深思。陈珣同志毕竟是写了三十多年戏剧的，仍希望他能多写些剧本。在这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大好时候，相信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戏剧来的。

1983.11.11.大连

目 录

在建设的行列里（三幕话剧）	（ 1 ）
朋友和敌人（独幕话剧）	（ 71 ）
自作聪明（独幕喜剧）	（ 109 ）
啼笑皆非（独幕讽刺喜剧）	（ 150 ）
风华正茂（七场话剧）与陈淼合作	（ 183 ）
白卷先生（六场讽刺喜剧）	（ 279 ）
人生在世（五幕话剧）与陆中成合作	（ 379 ）
后 记	（ 458 ）

在建设的行列里

(三幕话剧)

时 间 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。

地 点 东北某城市的重工业建设区。

人 物

鲁 振 共产党员，混凝土队第二班班长，二十五岁。

王连福 二班二组工友，三十五岁。

春 容 王连福的女儿，农村高小毕业生，青年团员，十九岁。

张兴国 共产党员，第二班第二组组长，二十四岁。

朱春生 二组工友，青年团员，二十一岁。

老 宋 二组工友，三十七岁。

小 刘 二组工友，二十二岁。

小 张 二班五组工友，二十岁。

小组工友 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第 一 幕

时 间 初秋，午休时。

地 点 混凝土队第二组工人宿舍门前。

布 景 舞台的左角，是二组宿舍房头的斜面，上有一门，门

上安个电铃，门下有台阶，门旁钉一木牌，写“混凝土队二组宿舍”。房前有几块大小不等的石头，可以坐人；房后，是通往厂外的道。

台右，是一高大的铁电线架子，上面绑着一个扩音喇叭，下面有两条长条椅子，供工友纳凉之用。后面，是通往工地的道。远处，右面是新竖起来的钢铁房架、高大的烟囱，和三十八米高的移动式的“桅杆”样起重机。房架还没盖完，烟囱周围的木架子还没拆掉。左面，有些小树和乱草，还是一片荒凉的地方。在新厂房的后面，隐约可以看见几座炼铁的高炉和烟雾笼罩中的烟囱。

〔幕启： 场上无人，远处传来张兴国的喊声。张兴国的声音：（由远而近）王连福！王连福！……（张兴国边喊着边上，后面紧跟着小刘。）〕

小 刘 老张，别喊了，找不着他。

张兴国 （看了看小刘，把手里的工作服摔到椅子上，想了一下，烦躁地跳上椅子，一连串地喊起来）王连福！王连福！

小 刘 （劝阻地）拉倒吧，你把嗓子喊破了也没用，不一定上哪去了呢！

张兴国 钻耗子窟窿去，我也得把他搜出来。哪行这个呢！工作越忙，他越找别扭，把活一撂，一溜就是两三个钟头，若不趁午休工夫把他找班上来，就撵不上工程进度了。

小 刘 那你光扯着脖子喊就行啦？

张兴国 不喊咋整？不……（不愿再说下去，又扯着脖子喊起来）王连福！王连福！（这时，电线架子上扩音喇叭

忽然大声地响起来了。张兴国稍顿了一下，又接着喊起来，声音更提高了，象和喇叭里的声音竞赛）

小 刘 （急拉他）老张，老张，你先听听……

〔女播音员声：（与张兴国叫喊同时）同志们注意！同志们注意！炼钢工地播音室，现在请混凝土队党支部书记徐振国同志讲话。

小 刘 （也着急地喊起来）哎！你怎么还叫唤呢，徐支书讲话啦！

张兴国 （也听见是徐支书要讲话了）徐支书……

〔小刘一摆手止住他，手指向扩音喇叭，两个人都仰脖听起来。

〔扩音器里换了个男声：同志们！混凝土队这个月是任务最多的一个月，所打的又是最重要的轧钢基础。我们知道每一分钟，对我们基本建设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争取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建设，已经变成我们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的自觉行动。时间象一匹野马，我们要抓住马尾巴，跳到马背上，向前猛跑。我们全队保证做到好、快、省、安全。我们的第五组，已经提出了挑战条件，他们要保证全勤，保证遵守劳动纪律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旷勤，把质量提高到百分之百。同志们，为了国家早一天工业化，我们共同努力吧！

〔扩音器里的声音停住了，张兴国一下子跳到地上。

张兴国 （更焦急地）你听听，徐支书又要求咱们争取时间，你再看看今天的报纸。（急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，指点着）把基本建设放在第一位！大家都来配合和支援基本建设！你看，这么大一块，写的都是这个。（又

掏兜）你再看看今天收到的各地方的来信。（掏出五六封信，要念）

小 刘 你头会念我都听见了。

张兴国 你听见啦？（不念了）可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人家这是给咱们加油，让咱们争取时间，快干。咱们可倒好，人心还这么不齐。不行，不能让王连福这一条鱼腥了一锅汤，我……（转身要走）

小 刘 （一把拉住他）你上哪去？

张兴国 找王连福去呀！

小 刘 你咋还这么急性呢？你忘了前年在咱们屯里当民兵队长，因为你遇事就发急躁，态度不好，大伙批评你啦。

张兴国 你怎么又提那事？那是农村，这是工厂，是工业建设，是争取时间的玩艺儿。这和那不一样啊。

小 刘 争取时间也不用这么到处叫唤哪。我看你还是先找鲁班长研究研究再说吧。

张兴国 唉！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别人的事都好找他，他也真能给解决，可王连福的事你找他也白搭呀。

小 刘 你是说鲁振跟他姑娘……

〔鲁振从通往工地的路上走来，正听见后边这句话。

鲁 振 （忍不住地）那也得找啊，要不，我这班长不成牌位了。

〔张兴国、小刘一愣，同时发现了鲁振。

张兴国 （红着脸）老鲁！

小 刘 鲁班长多咱来的？

鲁 振 才来。你们还没找着他？

张兴国 没有，整个工地都找遍了。

鲁 振 小刘，你再上卖店那边去看看，找着让他上这来。

小 刘 好吧。（下）

张兴国 我也去！

鲁 振 你别去了，来！（拉张兴国坐在椅子上）老张，你不找我，我也得找你呀，方才在队部开会，咱们第二班的任务又增加了。

张兴国 （意外地）增加多少？

鲁 振 把十七号和轧钢基础全部打完，打不完就要影响整个工程进度。

张兴国 （一惊）增加那些？

鲁 振 怎么样？扛不了吗？

张兴国 （皱着眉头）要是光让我个人干，比这再多我也不会摇头的，我可以不休息、不回家、不睡觉……

鲁 振 （紧接着）不喝水、不吃饭，拼了？

张兴国 那也应该呀。

鲁 振 那样修完这个工厂就不用再修别的了。

张兴国 怎么？

鲁 振 人都累完蛋了。

张兴国 可就是不那么干，也得象个样啊。要都能齐心协力地干他八小时，也能完成任务。可是现在……

鲁 振 现在就得咱们班组长多想办法，让大家齐心协力地干。

张兴国 谁不想那样，可是你得看看我们组这些人呀。前些日子老宋因为没有房子娶媳妇，就成天闹情绪，从你跟他谈完以后总算好了。（稍停）这些人也真怪，我跟他怎么说也不行，不是请假就是溜号，你一说就好了。

鲁 振 也不是那么容易呀。

张兴国 那你怎么整好他的呢？

鲁 振 告诉你也学不会，再说这也不是啥好招。（稍停）别扯远了，你说你们组现在的问题吧。

张兴国 其实也不用我说，还不都在你心里呢。别人都好办，就是……（看看鲁振不往下说了）

鲁 振 （替他说）就是王连福不好办。

张兴国 唉！这个人呀……你当然比我知道的更透彻。这简直是我们组的一块病啊！你说他懒吧，也不是，顺心的时候干的也挺好。可就是得依着他的性子，他乐意咋干就咋干。犯瘾了就上来抽袋烟，累了就想歇一会。有一天他晚上扯了半宿的闲白，第二天就在工地上睡着了，我一招唤还跟我翻白眼珠子。这些日子咱们打的基础，有不少地方钢筋挺密，人在里头不得施展，人家可倒好，就是不往那里去。还找着窍门了，早晨早早地就去了，挑个好干的地方往里一蹲，也不管你是不是把他分配到那了，他个人就理直气壮地干上了。今个我实在憋不住啦，我也早早地就去了，没让他先下去，到分配活的时候，我就把他分配到一个两米多深不太好干的地方去了。（停下看看鲁振）老鲁，我这可不是故意找他别扭……

鲁 振 我知道。

张兴国 这里我也留个心眼，我寻思让他往深点的地方去，省着他老是上来磨蹭，不是抽烟就是喝水。

鲁 振 （一笑）你这招也真够绝的了，可是我想你这心思是白费了。

张兴国 唉，谁不说呢。我分配完了，他筋筋的满脸褶子，摔

摔打打地下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去一看，他老人家可倒好，搁底下抽上烟了，这我真万没想到。你说，哪行这个，在基础里不许抽烟，这连才来几天的工友都知道哇。我当时就逼着他把火整死了，又批评了他几句，完了我就回原地方干活去了。过一会儿，我不太放心，又去一看，哼！这回来的彻底，人没了。等了半天也没回来，问他旁边的人，也不知道哪去了。就这样，一直到现在，两三个钟头的工夫，无影无踪，你说这成什么话了。这样下去我们的劳动纪律都成擦屁股纸了，这把别人都给影响了。长此下去，我们的任务拿什么完成？

鲁 振 是呀，这正是我想问你的话。怎么办呢？任务怎么完成呢？能不能完成呢？

张兴国 （不语。）

鲁 振 （故意地）实在不行，就只好向上级请求，说我们不行，我们没办法完成任务……

张兴国 （一瞪眼睛）谁去说这话？

鲁 振 你呀。

张兴国 （涨红着脸）我？你让我去打退堂鼓？这真比骂我还不如。依着我的性子，真恨不得一晚上就把工厂盖起来，不到一年就工业化。（又拿出报纸来）你看看，全国都给咱们加油，多少人看着咱们哪！

鲁 振 那这任务……

张兴国 （坚定地）多大我都担着。

鲁 振 对，老张，怎么困难也不能失掉信心，（停了一下）这样吧，以后我把重点放到你们这组上，咱们两个一起把你们这组整好了。

张兴国 好吧。

〔小刘上。

张兴国 找着没有？

小 刘 厕所里我都去了，没有。

张兴国 医务所那边呢？

小 刘 就是那没去。

张兴国 走，咱们再到医务所那边去找找。

〔小刘、张兴国下。鲁振想了想也要往别处走。宿舍门开了，小朱探出脑袋来向外看了看，他把一只手背在后面。

朱春生 （跑过来，一把拉住鲁振）先别走，今个你说不说实话吧！

鲁 振 啥事？

朱春生 大伙一问你看好日子没有，你就说没有，人家要给你请房子你也不让，谁知道你个人心里有个小九九，竟背地里下策篱。前些日子房子批下来，你瞒不住了才说最近结婚。昨个我让你上街买点东西预备着，你又不去，闹了归齐你个人都准备妥了。

鲁 振 （佯怒）你别瞎说。

朱春生 谁瞎说！（把身后东西往前一举）你看，这是啥？

鲁 振 你怎么把我枕头……

朱春生 别枕头啦，枕头里有埋伏，这新衣裳、花布……（伸手到枕头里去掏）

鲁 振 （真着急了）哎，别乱整，给我。（去抢）

〔朱春生拿着枕头在前边跑，鲁振在后边追，追不上只好站下。

朱春生 你撵不上我，好好站那告诉我到底是哪天结婚，我才

能给你。

鲁 振 真没一定呢。

朱春生 你别唬我啦，我听王连福说他姑娘已经从高小毕业了，最近这几天就能来。

鲁 振 那是真事，可是这几天我又打算写信让她再晚点儿来。

朱春生 那为啥呢？

鲁 振 因为……

朱春生 （着急地）因为啥呀？

鲁 振 （为难地）等过些日子我再告诉你。

朱春生 不行，你就得告诉我，不告诉我就拿这些东西当大伙给你宣传去。

鲁 振 你敢！

朱春生 你看我敢不敢！（转身就往工厂的路上跑）

鲁 振 你往哪跑！（追去）

〔老宋迎面上，手里端着一碗大酱，拿着几根葱，还拎个小布包，小朱一猛劲几乎撞到他身上。〕

老 宋 （紧躲）哎，哎！别撞撒了大酱。

〔小朱一躲的工夫鲁振已一把抓住了他。〕

鲁 振 你快送回去，等会我告诉你。

朱春生 可不行不算数。

鲁 振 快回去吧！我还有事呢。

〔鲁振一推小朱，小朱向宿舍门走去。〕

老 宋 （笑嘻嘻地在一旁站着，这时对鲁振点点头）哎，鲁班长，尝点呀，我掏弄来的新大酱。

鲁 振 不吃，你看见那谁没有？

老 宋 谁？（明白了）啊！王连福呀！我这也正找他呢。他